

# 千知眉

千知眉

【两处沉吟】

藤萍◎著 QIANJIMEI

想陪他的人很多。敢陪他的人很少。真心实意陪他的人没有。人人都离他而去。因为他就是一只画皮的妖物。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 
万卷出版公司



# 千劫眉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藤萍◎著

【两处沉吟】QIANJIE MEI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

© 藤 萍 2009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**

千劫眉·两处沉吟/藤萍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 
2009.7

ISBN 978-7-80759-990-6

I. 千… II. 藤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098922号

出版发行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（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：110003）

印 刷 者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50mm×215mm

字 数：160千字

印 张：8

出版时间：2009年7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赵鹤鹏

装帧设计：第7印象

ISBN 978-7-80759-990-6

定 价：23.0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454

传 真：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\_tougao@163.com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

CHAPTER · 43

## 四十三·孤枝若雪

寒冬凛冽，凝水成冰，满山皆素，淞林翠木。

今年好云山下了一场大雪，而这个地方已经五十年未曾下雪了。左近的村夫议论纷纷，都道这若不是祥瑞，就是灾兆。

这一场雪下得很大，树木上凝满了淞花，草木尚存的地面积存了半尺有余的白雪，映衬着依然青翠的树木，白雪苍林，景致清奇动人。

“璧公子”齐星手握一卷书册，在院里踱步，门外一人蹑手蹑脚地走进：“齐哥，多少人了？”齐星合起书册：“六百八十五人了。”

探头来看的人是“玉公子”郑玥，自唐俪辞宣布多一人多一百五十八两银子的消息之后，加入好云山的人马越来越多，其中多为江湖二三流角色，虽然并非高手，却是人马众多，好云山的气势也越来

越鼎盛。偶尔也会有人因为滥用金银之事斗殴，齐星每每问明关键，将挑衅之人逐下山去，数次之后，众人轻易不敢动手。

孟轻雷也曾对唐俪辞建言，说到以金银待人未免流于物欲，金钱虽然引得不少人马加入，却也让某些洁身自好的江湖前辈不愿前来。唐俪辞却道真正有志于江湖之人，不为蝇头小利所诱，自也不会为蝇头小利所困，在意流言蜚语之人算不上什么清高之辈，来与不来他并不在乎。

他说得有理，孟轻雷便不再提金银之事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下了这场大雪之后，距离唐俪辞返回好云山已经一月有余。在这一月之中，郑珣自然没有探得关于风流店的丝毫消息，唐俪辞也没有怪他，每次相见都是微笑相待，让郑珣见他更是如见蛇蝎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他真是从心底怕了唐俪辞，却又不敢说出口，现在好云山上下人人都道唐公子好，他怎敢轻易犯众怒？何况他对那一百五十八两黄金也有些心动，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

“西方桃”一直没有露面，唐俪辞派遣成缙袍和董狐笔带人分头寻找，也没有寻到关于西方桃的任何消息。江湖突然安静下来，好云山声势渐壮，风流店偃旗息鼓，仿佛一切都恢复到毒患之前的平静。

这些日子唐俪辞很忙碌，阿谁见人便避开，很少与人交谈，她荆钗布裙，不施脂粉，也没有人来留意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婢。于是在好云山上住了一月有余，窗外人来人往，她便如遗世独居一般。

凤凤抱着一本残破的书卷在看，看得聚精会神，现在他已经不撕书了，转而喜欢看书。她不知道他看的是书页上那些犹如图画一般的笔迹，还是当真看得懂什么，总之凤凤喜欢看，她就静静坐在一旁陪

他看。凤凤抱着书本横着竖着倒着看，她拈线刺绣，日子是那么平静而沉寂。

“笃笃”两声，有人轻叩了几下木门。

阿谁抬起头来，来找她的人很少，玉团儿是从不敲门的。“是哪位？”

门外的人声音温柔：“婢女紫云。”阿谁站起身来，打开大门，门外站的是一位相貌清秀、身材娇小的紫衣女子，她端着一份托盘，托盘上是两盅燕窝。“是唐公子吩咐送来的，姑娘快趁热吃了。”

阿谁眉头微蹙，端过那托盘，轻轻叹了口气：“谢谢，他为何突然想到送我燕窝？他自己吃了没？”紫云也跟着叹了口气：“唐公子吩咐，说他事务繁忙，无暇照顾姑娘，要我跟在姑娘身旁，随时伺候。”她对着阿谁盈盈拜了拜，“姑娘有事随时吩咐，紫云能力所及，必当尽力。”

阿谁摇了摇头，扶她起来，柔声道：“我其实不需要人照顾，紫云姑娘有暇尽可来坐坐。”紫云摇头，黯然道：“唐公子的吩咐，紫云不敢有违。”阿谁微微一笑，笑容也有些黯淡：“他是不是不要你伺候？”紫云垂下头来：“是……他要我伺候姑娘，以后不得传话不要进他的院子。”阿谁道：“别伤心，唐公子只是……”只是什么，她却哑了，心中有千头万绪，却根本说不出来。

紫云黯然道：“我明白，他只是不愿我插手他的私事，他不喜欢有其他人和他共在一个屋檐下。”阿谁叹了口气：“他这样对你，并不一定是他心里对你不好。”紫云眼圈一红：“我也是这样想，但总是很伤心。”阿谁让她坐下，心头越发茫然，面上泛起微笑：“你很在意唐公子？”紫云点头，娇靥泛红：“我……”阿谁笑得更加温

柔：“唐公子年少俊雅，智勇双全，在意唐公子是自然的事。”紫云摇了摇头：“我知道他在殿城有一位红颜知己黄三金黄姑娘，钟春髻钟姑娘对唐公子也落花有意，并且他亲口说……”紫云怔怔地道，“他说姮妃嫁入宫内之前……对他非常痴情……”她迷茫地看着阿谁，“他还有阿谁姑娘你，我……我又算得上什么呢？”

阿谁同样迷茫地看着紫云，唐俪辞身后几许红颜，有些是她知道的，有些是她不知道的，但不论是哪一位，不论地位尊卑、身份如何，他都不会给予任何回应，他只是……只是在这些女子身上寻觅……寻觅母性的温柔，同时也获得一种征服感。

仅此而已。

所以所有痴迷唐俪辞的女子都很可怜，他根本无心爱上任何女子，即便是他只对她一人索取，那种执著也不是出于爱，只是迁怒和移情而已。

“他……对你说姮妃的事，或许是希望你早些死心，他是为你着想。”阿谁低声道，声音很无力，“而我……我同样不知对于唐公子而言，我又算得上什么……”她真挚地看着紫云，“我是离丧之人，又非清白之身，我比谁都盼望唐公子能得佳偶相伴，但必定不会是我。”

紫云的泪水夺眶而出，突地扑入阿谁怀里，抱着她啜泣起来。

正在两人伤神之际，一条人影蓦地窜入房内，身法轻巧敏捷，疾若飞燕，竟未发出丝毫声息。阿谁骤然看见，吃了一惊：“谁——”紫云拭去泪水，抬起头来，只见眼前白光一闪，一柄明晃晃的刀刃指在她咽喉之处，来人劲装蒙面，压低声音：“噤声！”阿谁惊魂初定，突见眼前此人身材高挑，腰肢婀娜，头挽素髻，身形看起来很是眼

熟，微微一怔：“白姑娘？”

蒙面闯入她房中之人扯下蒙面巾，对她淡淡一笑，坐了下来：“原来是你。”她人虽坐了下来，断戒刀依然指在紫云咽喉，阿谁道：“她不会出声的，白姑娘，她是唐公子贴身女婢，不是外人。”

来人正是白素车，闻言她缓缓收回断戒刀：“我已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，没有喝过一口水吃过一口饭……”她说得很淡，紫云连忙将那两盅燕窝奉上，目中满是惧色。她认得这位是风流店著名的女将，上次风流店夜袭好云山，领头的就是这位女子。

白素车并不推辞，很快喝完了那两盅燕窝，阿谁记得她暗赠“杀柳”之情，对她并无敌意：“白姑娘远道而来，不知是……”白素车低声道：“我从飘零眉苑来，对人说是外出巡逻，不能在此停留太久，你去把唐倌辞叫来，我有事对他说。”阿谁脸色微变，白素车从菩提谷远道而来，拼着背叛风流店的罪名，两日两夜不曾合眼，要说的必定是大事。心念一转即过，她推了紫云一把：“紫云姑娘，你去叫唐公子过来，旁人如果问起，就说我得了重病。”紫云脸色苍白，连连点头，转身而去。

阿谁给白素车倒了一杯茶水，白素车冷淡地看着她，看她充满杀气的眼神，谁也想不到不久之前白素车曾冒生死大险救过阿谁一命。阿谁微微抿了抿唇：“白姑娘。”白素车淡淡地嗯了一声，似理非理。“在丽人居，白姑娘为何要救我？”阿谁并不意外她的冷淡，“难道你……你就是唐公子在风流店中的卧底？”

白素车冷冷地道：“我不是谁的手下，我只是我自己。”阿谁贝齿微露，咬住下唇：“我替唐公子感激你远道而来。”白素车面露讥讽之色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，凭什么代替唐倌辞说话？”阿谁微微一震，

低声道：“你为何要生气？”白素车脸色微变，阿谁又咬了咬唇，欲言又止。

两个女人之间的气氛突然变得很古怪，凤凤从破破烂烂的书本堆里爬了出来，看到白素车，顿时眉开眼笑：“姨——姨——”他自管自唧唧呀呀地叫，自己以为自己叫得很对。

过不多时，唐俪辞推门而入，身后跟着紫云。

白素车顿时站了起来，唐俪辞见她脸色，他的脸色也微略变得发白：“说吧，什么事？”

白素车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，那是一张纸，染着一角暗淡的血迹。唐俪辞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张纸，白素车缓缓地将那张纸递给唐俪辞，那是一张银票，价值黄金万两的银票。“他说，还给你。”

唐俪辞伸手支颌，闭上了眼睛，那是张很熟悉的银票，是他在明月楼付给雪线子的那张银票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三千世界，空叹曼珠沙华。

明镜尘埃，原本皆无一物。

那夜的菩提谷便如不是人间。

雪线子走入山谷，他的步履很轻，不带任何声息，仿佛只是步入了梦境，略一用力便会从梦境中惊醒。

漫山遍野开满了雪白的大花，空气中有一股幽淡的花香，很浅，似有若无。雪线子在墓碑之间穿梭，找到一处青石墓碑，在坟前坐了下来。

那块墓碑光滑异常，月光再柔和，映在碑上也有种冷冷的清韵。任清愁站在雪线子身后，在他眼中看来，这块墓碑是被类似铁砂掌之

类的硬派掌力，硬生生磨搓而成，不知花费多少力气。碑上简单写着几个字“吾妻赵真之墓”，笔法潦草，乃剑气所成，写字的时候出剑之人心情料想十分激动，导致不成章法。

雪线子在墓碑前坐了下来，摇了摇头：“为何没有酒？”任清愁只是在仔细辨认那写字之时的剑法，暗中揣摩学习：“我不会喝酒。”雪线子看了墓碑一眼，叹了口气：“清风明月，鰥夫孤坟，生离死别，痛断肝肠，如此令人黯然神伤的美景，你却在我面前偷学我刻在墓碑上的剑法……”他往地上一躺，很有现在就死了算了的架势。

任清愁将墓碑上那剑气的路数细细想明，才道：“老前辈，三更将至，现在若不动手，很快就没有机会。”雪线子本要学前人遗风，来一下长歌当哭，无奈未遇知音，只好从地上起来，望着满山遍野的孤枝若雪：“这么多花，我要从哪里烧起？这些不比你药房里的干货，只怕很不好烧。”任清愁沉吟道：“那只能将根茎一一掘断，使用烈阳掌力将花枝烧毁。”

“那分头行事吧！”雪线子出手如电，将赵真墓上的孤枝若雪拉断，这奇葩的藤蔓却很坚韧，雪线子出手一扯，牵连拉出了七八处入土的根茎，方才将它扯断。任清愁揪着另一株藤蔓，仔细寻到它的主根，用剑尖将它挖了出来，随即欲用掌力将它焚烧成灰。可惜他年纪尚轻，修为不到，只把那根茎烧成黑不黑白不白的一块，却不能成灰。

任清愁脸上一红，雪线子哈哈大笑，拾起那根茎，见他五指一握，那团灰不溜秋根茎刹那冒出一团轻烟，随即化为灰烬。任清愁虽然惭愧，却并不气馁，当下他去挖掘花根，雪线子便出手将它捏成灰烬。

两人通力合作，不过半个时辰，已毁去了大半个山谷的孤枝若雪。

“啊——”突地从菩提谷另一端传来一声尖叫，“谁——”任清愁身形如电，一把将发出尖叫的来人抓住，却是一位年约十六的小丫头。只见她满脸惊恐地看着他：“你——你——你背叛主子——”任清愁手掌抬起，就待将她打死，然而一掌拍落却是顿了一顿。

一掌落下，那小丫头脸色转白，昏了过去。雪线子呸了一声：“我当你小子又杀人不眨眼！快看看她还有没有同伙？”任清愁点了点头，拔出黑色小弓，扣箭上弦，在山谷中搜查起来，雪线子提起那小丫头，东张西望了一阵，草草把她塞在树下的一处乱草堆中。

任清愁绕了一圈，不见其他人踪影，持弓而回。雪线子大是诧异，恰是三更时分，这小丫头一人外出，难道是专程前来坟场练胆的？想了又想，不得甚解，两人回头又去掘花。

不远处的山坡顶上，一人月下盘膝而坐，但见他面色青白，颧带紫红，骨骼高大，只余一臂，赫然正是朱颜。

他对月吐纳，似乎也并没有发现雪线子和任清愁二人，眼眸紧闭，全心全意沉浸在他体内真气的轮转之中。刚才任清愁抓到的小丫头，正是来给他送药的。在望亭山庄与玉簪篸、鬼牡丹一战之中，他并没有死。

他体内的真气一点一滴地流转，四面八方的一切都变得十分通透清明，这种境界开始慢慢向外扩张，一丈、两丈、三丈……十丈、十五丈……

就在他的耳听之力缓缓到达二十丈方圆之时，突地嘹的一声异响自二十丈外传来，他微微一震，突地睁眼。

与此同时，正在墓碑之中拉扯孤枝若雪的雪线子如有所觉，蓦然

回首。

一瞬之间，两人四目相触，风声突地一变，任清愁跟着回头，只见狂风乍起，呼的一声卷得沙石落花直飞上天，朱颜长戟一挥，轰然一声巨响，他足下山坡被削去了一层，崩落的土石倾斜下来，将山坡脚下那扇木门堵住了一大半。

“你是谁？”朱颜持戟而起，声音非常暗哑，威仪之中带有少许的茫然。

雪线子凝神以对，面对能一戟削去小半个山头的对手，他丝毫不敢大意。任清愁很快寻了一块大石藏匿身形，弯弓搭箭对着那被掩去一半的门，被朱颜弄出如此巨大的声响，风流店若再不察觉，那便是聋子了。

“你是谁？”朱颜背手持戟，一步一步自山坡上下来，声音虽然沙哑迷茫，却仍旧充满杀气。

雪线子很快地吸了口气，再缓缓地吐出，随即对朱颜一笑：“我是你的好朋友。”

朱颜已经走到山谷之中，仍旧一步一步向他走来：“我平生从无好友。”

“那你有什么？”雪线子笑嘻嘻地问。

朱颜被他问得似乎是错愕了一下，沉默了下来。

雪线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看来他似乎又伤到了头脑，以平时的朱颜而论，绝不会说如此多的废话，早就出手杀人了。看他在迷茫，仿佛忘了自己是谁，又似乎仍然记得某些片段。

朱颜沉默了一阵，缓缓地道：“我有武功。”雪线子一负手一转身：“你很可怜。”朱颜问：“为何？”雪线子道：“因为武功并不是一

种拥有，你没有朋友，没有亲人，没有家没有钱，难道不是很可怜？”朱颜左手长戟往前一滑，他握到长戟之柄：“我有武功，我会胜过任何人，任何人我都能杀，包括你！”

雪线子叹了口气：“你还记得薛桃吗？”

朱颜听而不闻，长戟抖刀而起，笔直往雪线子胸口插去。

便在此时，山坡下那扇被堵的木门骤然爆裂，三人掠身而出。任清愁弓弦响动，三支黑色小箭疾射三人，但可惜三人皆有防备，三支箭出，两箭落入人手，一箭射空。

来者是玉簪篸、鬼牡丹和红蝉娘子。

方才朱颜所坐的山坡之上，白素车按刀带队，身后残存的几名白衣役使，还有二十来位红衣役使队列整齐，正一起看着任清愁。

朱颜长戟雪刃，疾刺而来的时候并未带起多少风声，雪线子身形一幻，在长戟刺来的瞬间失去形迹，旁人看清他身形之时，他已窜入长戟之下，手掌贴戟前掠。朱颜手腕一拧，持戟如棍，狂喝一声向雪线子头上砸下，雪线子闪身避开，旁人只见他右闪，却蓦地现身左边，依然出手夺戟。

玉簪篸眼观战况，微微一笑：“雪线子的‘移形换位’能练到这种地步，也算是一个奇迹了，但‘移形换位’练得再好，也不可能朱颜长戟之下全身而退。”他沿着通道过来，早已看过沿途被任清愁射伤的剑士，但他既不着急也不生气，看着朱颜和雪线子动手，竟是看得很有趣。

红蝉娘子盈盈娇笑：“哎呀！雪郎可是会使‘千踪孤形变’的高人高高人呢！朱颜被你伤了头脑，要是突然傻了，说不定就要输。”言下吃吃笑起来，“话说那天夜里，我还当你真的会杀了他呢！”

玉箜篌脸颊上的伤已经痊愈，只在下巴之处留下一个很淡的疤痕：“杀他？我怎么会杀他呢？”他柔声道，“他害了表妹，我要他为我做牛做马，为我杀敌立功，我要他生无所得、死无所有，将来为我死在千军万马之中。”

“你真毒。”红蝉娘子越发眉开眼笑，“你不怕他死在雪郎手上？”

玉箜篌看着战局，抿唇浅笑。“嘿！”鬼牡丹阴森森地笑，“他一人之力害我与七弟各折损了一成真力，你说他杀不杀得了雪线子？七弟为了在他头上拍上一掌，中他‘魑魅吐珠气’，内伤至今未好，你说他杀不杀得了雪线子？”

“那现在——我们只要逮住旁边那只小耗子就行了？”红蝉娘子嫣然一笑，“先逮住他，然后在他面前将他心爱的温蕙千刀万剐。”鬼牡丹哈哈大笑，玉箜篌今日穿的男装，一拂衣袖：“任清愁就交给你了。”

任清愁躲在一块大石之后，红蝉娘子格格娇笑，绕过大石来捉他。任清愁很沉得住气，等她快走到面前方才一箭射出。红蝉娘子挥袖击落短箭，任清愁腰间剑疾挥而出，直刺她咽喉，红蝉娘子红袖翻卷，一把卷住他的长剑，内力到处，任清愁剑刃扭曲，竟而变型。红蝉娘子嫣然一笑，左手袖往任清愁面上拂去，她这衣袖染满剧毒，一旦让她拂中，非毁容不可。任清愁奋力抽剑，红蝉娘子故意衣袖拂得很慢，想在任清愁脸上逼出惊恐之色，突地啪的一声微响自身后而来，她微微一怔，心头尚未领悟，后肩处一阵剧痛，竟是方才任清愁射出的短箭落空之后击向一处墓碑，撞击而回，逆行射穿了她的肩头！

她肩头受伤，手上劲道一减，任清愁拔剑而出，惊险至极地急

退，身影一转，避入另一块墓碑之后。一照面便伤了恶名响著江湖的红蝉娘子，任清愁毫无骄色，专心致志地躲在那墓碑后面，一声不出。

玉筌篴左边看着雪线子忽隐忽现忽前忽后的与朱颜缠斗，右边瞧着任清愁计伤红蝉娘子，无论左右都让他看得很有趣：“虽然这两人毁去许多孤枝若雪，但其实这些花被毁得不枉，就凭这两人的实力，的确能毁去我一整个药房——可惜——仅此而已。”

“那些花毁了，日后你打算如何？”鬼牡丹观望战局，“其他的药你藏在哪里？”玉筌篴笑得颇为妩媚：“这个……告诉大哥，对我没有半点好处。”鬼牡丹冷笑：“难道我还会抢你的药？”玉筌篴眸色流转：“秘密总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的好。”他拍了拍鬼牡丹的肩，指向任清愁，“有人背叛风流店，你不可能让他当真脱身逃走吧？我与你赌，三招之内你收拾不下他。”

鬼牡丹一声冷笑，闪身上前，红蝉娘子负伤之后勃然大怒，两人指掌凌厉，向任清愁扑去。

雪线子施展“移形换位”之术和朱颜游斗，朱颜“魑魅吐珠气”渐渐发挥到淋漓尽致，长戟挥舞隐隐约约带起道道黑气，雪线子不敢碰他那邪门真气，一味东躲西闪。他转圈闪避的功夫了得，一时三刻朱颜奈何他不得，但长戟内力发挥出来，雪线子身法渐渐迟滞，心头凛然，知晓今夜迟早要拼老命。

任清愁短箭疾射，以他的功力自然远不足阻止鬼牡丹和红蝉娘子二人，短箭射出，他转身便逃。红蝉娘子追了一阵，后肩伤势作痛，不得不停了下来，她心头忿怒，恶念突起，绕到一处坟墓之前，双手抓住墓碑用力一摇，竟硬生生将那青石墓碑推倒。任清愁大吃一惊，停下了脚步，那正是雪线子发妻赵真的墓碑：“你——”

红蝉娘子拔出肩后短箭，伤口血如泉涌，她阴恻恻地道：“你伤老娘一箭，老娘要将赵真的尸首从墓里拖出来千刀万剐，戳上千箭万箭。嘿嘿嘿！我要雪线子恨你一辈子！”当下双手齐摧，内劲剧毒一起发出，赵真的青石墓碑冒起一层黑烟，崩落片片碎石。

任清愁见她动手毁墓，立刻转身折返，鬼牡丹将他拦住，冷笑声起，一掌往他头上劈去。任清愁长剑舞动，他素来沉得住气，但赵真坟墓被毁，微微有些乱了方寸，鬼牡丹的武功本就远在他之上，顿时手忙脚乱，接连遇险。

赵真的墓碑被红蝉娘子双掌摧毁，红蝉娘子随即要去掘墓。然而菩提谷天然生就的白色泥土，一旦与水混合，夯实之后坚固异常，非寻常刀剑能伤，红蝉娘子以双手去挖，自然挖之不开。她怔了一怔，自袖中翻出一柄短刀，刀光如练，硬生生往坟头砍去。

当的一声脆响，红蝉娘子那柄刀冲天飞起，落在其他坟上，划出点点火花。她呆了一呆，眼前人影千幻，眼角所见，似有一人仍然在和朱颜动手，却又有一人出手击落了自己的短刀，甚至左边还有一人出手拍向自己的左肋，右边还有一人踢向自己的膝盖。

千踪孤形变！她心里虽然明白，却难以抵挡，就一呆之际，左肋右膝一起中招，哇的一声口吐鲜血，坐倒于地。眼前雪线子的幻影仿佛还对她一笑，一笑之后幻影消散无踪，真正的雪线子依然和朱颜缠斗。

“好功夫！”玉筍篴赞了一声，随即柔声道，“三哥，你自以为天下无敌，难道竟敌不过‘千踪孤形变’？”

朱颜的眼神本来略有涣散，长戟虽然在手，却不如他平时的威力，此时听玉筍篴一激，眼中蓦然迸发出光彩，手腕一拧，刃尖流闪七处光点。长戟是沉重的兵器，却让他舞出七道、十四道、二十一道

银芒，刹那间光影满天，沙石飞扬，盘旋流动的气劲吹得人几乎站立不稳，月色暗淡，刃光夺去月色，仿若一轮圆月被他挥刃斩成千千万万的碎屑，一并融入了刃影之中！

这一戟，叫做“月如钩”。

钩是勾魂之意，这一戟很美，销魂耀目，如地使勾魂之前来临的那一刻月色。

雪线子身影再幻，千踪孤形变再现，一道身影、两道身影、三道身影——刹那间他竟化出二十一道身影，迎向二十一道银芒，白衣飞扬，银发飘荡，挥洒自如。

“雪线子施展‘千踪孤形变’，竟然能到这种境界……”玉篋篋往山坡上瞧了一眼，“素素！”

白素车应了一声，拔刀在手：“杀！”她只冷冷说了一个字，身后红白衣役使纵身扑出，诸般兵器挥舞，一起杀向雪线子！

任清愁长剑飞舞，他已与鬼牡丹动手三招，第三招鬼牡丹突地袒露出胸口让他来刺。任清愁一剑刺出，那剑尖竟被鬼牡丹胸口肌肉所阻，仿佛铜墙铁壁，丝毫刺不下去。鬼牡丹仰天狂笑，一把抓住任清愁的长剑，随手将它扭得不成形状，任清愁弃剑挥掌，鬼牡丹毫不在乎，同样拍出一掌。双掌相接，任清愁大叫一声，连退三步！鬼牡丹欺身直上，再加一掌，任清愁口中鲜血狂喷而出，再退三步！鬼牡丹如影随形，第三掌当头盖下。

突然之间，他的面前有人挥掌相接，啪的一声，鬼牡丹退后三步，眼前接掌之人一闪而逝，飘幻异常，竟是雪线子身外化身！他竟然在接朱颜“月如钩”一戟的同时，犹有余力化出第二十二道人影，救了任清愁一命！